

石川達三著  
白木譯  
汪子正插繪

# 未 死 的 兵

石川達三 著  
白木正 譯  
汪子正 繪

★

雜 誌 社 發 行

一 九 三 八

# 未死的兵

第一章	支那青年	一
第二章	征途	五
第三章	牛	一三
第四章	姑娘	一七
第五章	醫學士	二三
第六章	從軍和尙	二七
第七章	戒指	三三
第八章	哭聲	三七
第九章	白糖	四五
第十章	傷兵醫院	四九
第十一章	南京	五三
第十二章	虹口	五七
第十三章	餘話	六三

## 譯者序

這篇小說曾掲載於日本高級綜合雜誌中央公論的三月號，作者石川達三是日本的著名小說家，曾於國軍西移以後，到江南一帶來實地視察戰跡，與許多「皇軍」的「壯士」接談之下，他獲得許多新的智識與感想，回到日本以後，就開始這部創作，原著共長一〇五頁。描寫戰地的實際情形，很能刻細入微，並且因為著者不昧良心，不肯掩飾戰爭過程中慘酷的事實與兵士們對戰事的反感，所以雖然是日本人的作品，却很能把事實客觀化，這就是這篇小說的不朽價值。

但是這篇描寫客觀事實的小說，終於觸犯了當局的忌諱，最初先把原文刪改了許多以後，方准登載；而出版以後，又覺刪改不足，索性禁止發賣；以後更覺這種小說的出現是對當局者威嚴的侮辱，所以又把原著者石川達三、中央公論編輯人雨宮庸藏、發行人牧野武夫都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在法院裏起訴；同時，軍部方面更將以淆惑人心或不利於軍部的罪名，用其他的刑罰對付他們。可憐正直的原著者，却因敘述客觀的事情，遭受冤罪，我們除對他表示敬意並且一掬同情之淚以外，更深感正義與公理的沒落和好人之不易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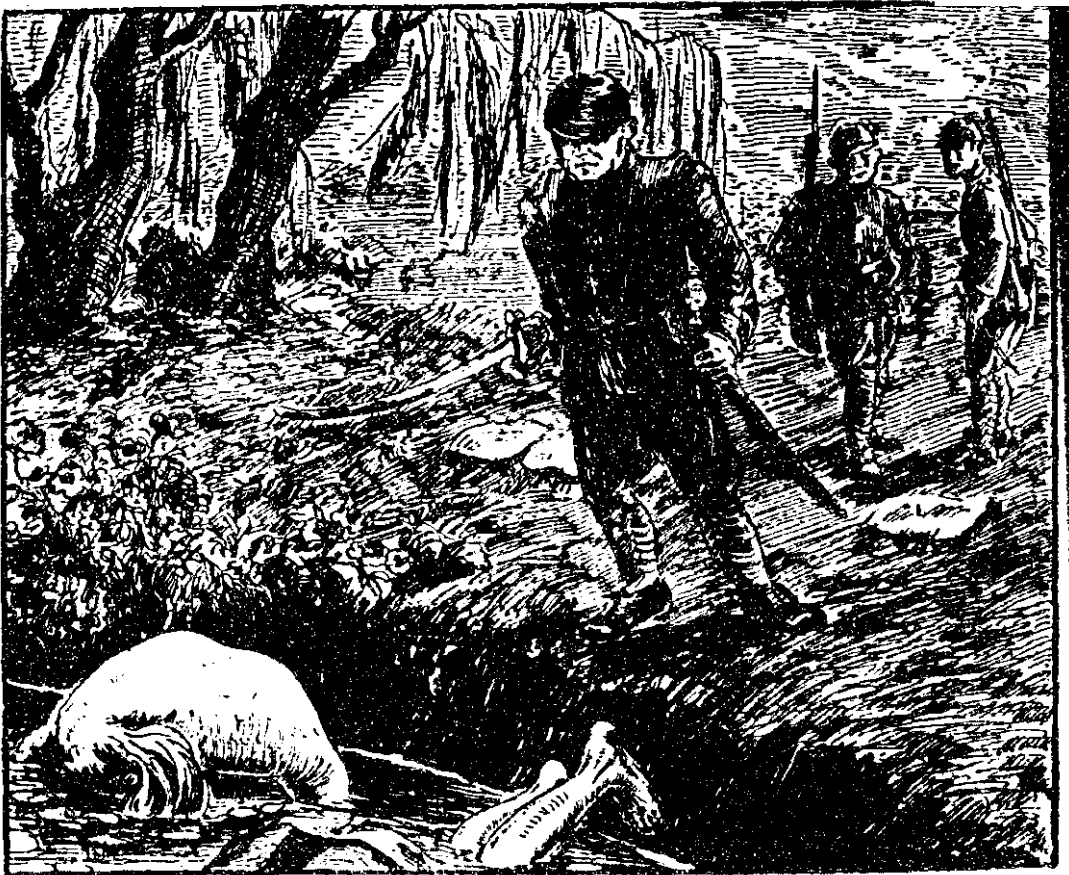
這裏譯出的十三節，不過是原著三分之一，都會在大美晚報上發表過一次；這次承幾位朋友的好意，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世，並且又承汪子正君每節添上一幅圖畫，生色不少，感謝無涯。本來，我準

備趁發行單行本的機會，多譯幾節，添補上去；但是原書上有的地方刪去太多，不成句讀，所以只得割  
受了。我在單行本上的工作，因此只有校正訛字和修改標點。  
末了，對於「非藝術化」的譯文，謹致歉意。

譯者 六月十七日

第一章

支那青年年



部隊司令部的房子後面忽然起了火，夕陽斜照的司令部窗上，現出濃烟奔騰的影子。

笠原伍長和他部下的二個兵士首先跑到火燒的地方，把在那裏附近遊蕩的一個「支那人」捉住。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穿着貧寒的衣服，頭頸和手足都很醜駝。

笠原伍長大喊一聲「你！」但是不懂中國話，沒法訊問。他一面吸着鼻涕，一面對他的部下說：「你到司令部去喊翻譯來！」

兵跑去以後，笠原坐在拋棄道傍的破缸上面，看火燒。火燄沿着牆壁，直衝二樓的天花板，燒到棟樑，瓦片和瓦片之間閃着白光，窗裏的火燄正在盤旋。

「燒得好啊！和暖啊！」

還有一個兵伸出兩手，好像烘火爐的樣子；一面用眼釘住「支那人」的臉孔。

「這傢伙生着一副慣做這種事情的臉孔。」

青年呆立在兩個兵士的傍邊，現出一副沒有表情的呆的瘦臉。七八個兵士漸漸地走攏來，圍住這個青年。

中橋翻譯背着槍，兩手插在袋裏，腿上包着皮裹腿，搖搖擺擺地過來了。

「是這傢伙放火的嗎？」

「好像是，請你訊問一下。好大胆氣，居然想燒司令部！」

翻譯吐出了啣在嘴裏的洋火梗，很兇狠的樣子，問了幾句，但是青年只注視他不說一句話。他輕地叩着他的肩膀，還是繼續訊問下去；於是青年很輕地回答一句話，翻譯忽然舉起手來，他輕地耳光。青年踉蹌地倒退幾步。盛旺的火簇中，瓦片和棟樑都坍下來，旁觀的兵說：

「翻譯先生，他說什麼？」

「這傢伙，他說自己的房子自己燒了，是他的自由。」

坐在破缸上面取暖的笠原伍長忽然起來，捉住青年的臂膊就走。「來！快來！」

青年立刻走過去，兩個兵跟在後面，走了十步光景，笠原掉轉頭來，回看中橋翻譯，意味深長地對他一笑。

走了二三十丈，離開村落，四人到了楊柳岸的小河邊，兩面全是田畝，在夕陽斜照中，靜悄悄地沒有聲息。太陽正在落下去，天空染了紅色。紅色的雲影映在河水裏，一些也不波動，象徵沒有風的和平的秋天，到處都有點點散在的農家，但是找不到半個人影。他們跳過幾個中國兵的屍體，走到河岸立住了。野菊的殘花還在水邊一叢一叢地開着，田裏的砲彈洞都已積着水。

笠原立住，回過頭來，青年低頭注視似流非流的河水，一匹中國馬死在那裏，很肥胖的屁股，露在外面，浮萍貼近馬鞍的四周，頭却沒在水裏。

「朝側面……和你說也不懂，真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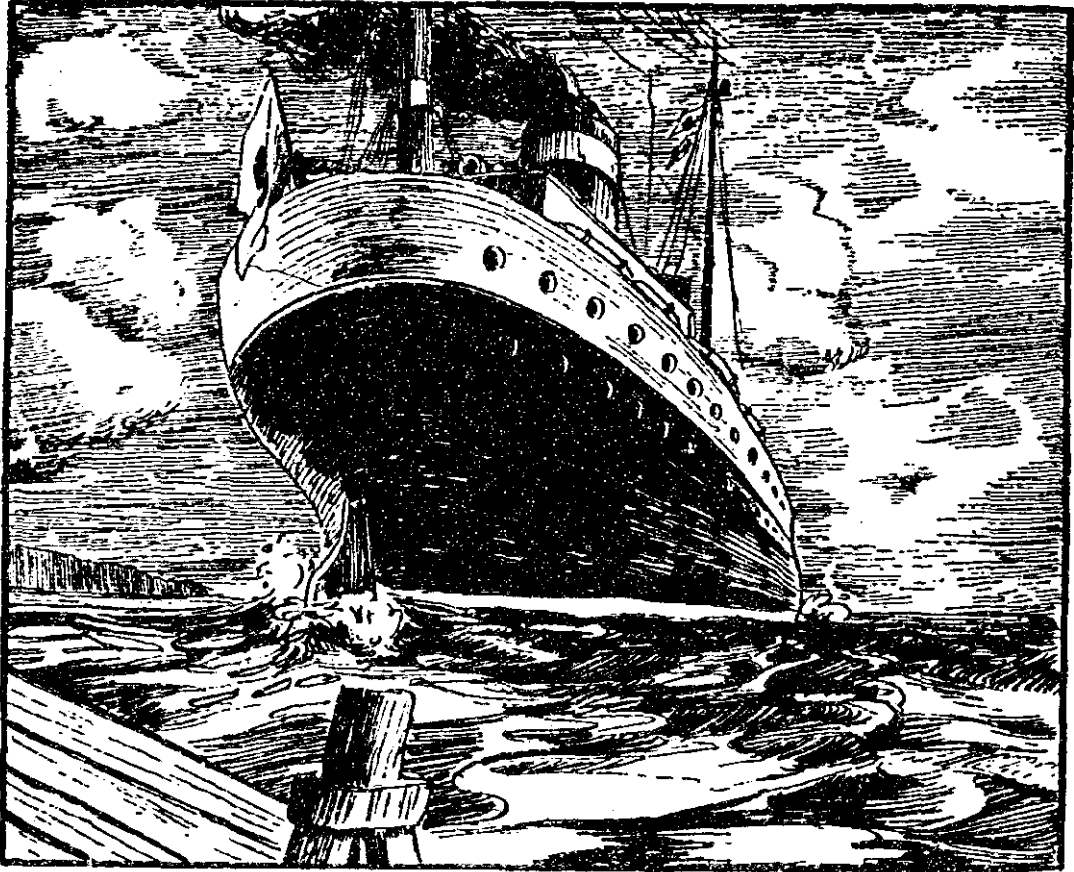
沒有辦法，他只得自己跑到青年的後面去，率率地把指揮刀拔出來。像瘦鴉的青年看到這樣的情形，立刻回頭轉來，跪在泥地上，大聲高喊幾句，合掌向他拜起來。但是笠原早已被人家拜慣，不會因此生慈悲心，不過也並不感覺舒服就是了。

[art]

一瞬之間，青年停止他的叫喚，原野又回到本來的靜寂。青年的頭雖然沒有落下來，但是傷却是很深；在他的身體倒下來以前，血像泉水一般從他的肩膀湧出來，身體落下水去，和馬的屁股相並，半身浸在河裏，只有一雙泥足朝天伸着。

第二章

征途



第二天早晨東方初白的時候，貨車滿載着兵開出去了。石家莊各處飄揚着日本旗，兵士們都從不安的幻夢中醒覺了。那裏已有幾十個宣撫班的人，穿着西裝和大衣，臂上纏着徽章，忙碌地做戰場工作，爲了建設『明朗』的華北，爲了宣揚日本的『正義』，並且爲了給他們安住的天地。被宣撫的他們，穿着醜陋的黑衣服，皺摺的棉衣袖上，纏着日本徽章，看到兵就笑嘻嘻地行舉手禮。這不過是表現他們可憐的境遇而已，慣於戰禍的住民，只有服從佔領的軍隊，這是他們父祖之代傳下來的習慣。兵雖然受他們的敬禮，但是并不信用他們。

石家莊的郊外，每進房子都已破碎，表示戰禍的慘狀。倒坍的房子不過是瓦片和磚頭的堆積，在非常乾燥和可怕的靜寂中，很厚的牆壁還是兀然獨立。沿鐵路的地方，日本軍指揮村莊的人民收拾中國兵的屍體，掘了洞，埋在裏面，數十個人都疊起來，拋到洞裏去，他們好像魚一樣開着口側着頭睡在洞裏，泥土蓋上他們的身體，這樣就把無名戰士的墓建在田地裏。

貨車載着無聊的兵，沿平漢線北上，經過正定、定州、保定，晚上就停在涿州站，等待天亮。回到這裏，覺得警備兵的臉孔亦很和平，哨兵的崗位裏，居然有拿水瓶的酒給我們吃的。

第二天早晨再出發，中午以前就到了北平，但是貨車通過北平就開始南下。兵士都想，還是到天津去啊！

「部隊長，到天津去幹什麼？」一個兵伏在黑暗的貨車角裏，開始發問。他叫平尾，一個勇敢的——

等兵，吃醉的時候，時常拍着大腿，高唱東北鬍匪的歌。

倉田少尉從眼睛裏放出柔和的視線，對他和藹地微笑，好像是窮於應付的表情。

「變更戰線的話，應該是從北平沿平綏線到張家口去啊！平尾一等兵像不滿意的樣子說。

「天津現在不是沒有戰線嗎？」

「是警備天津吧？」

「我也不知道。」倉田少尉靜悄悄地回答，好像是無話可說的樣子，微微地笑。爲了透些光線進來，把貨車的窗略略開些，從這窗隙中向外望出去，沿路枯死的高粱像一條花紋一樣，向後跑過去。夕陽斜照的田地上，農夫們正在工作，這裏已經是和平之鄉了。

這天夜裏到天津，兩晝夜貨車旅行的疲倦，到此方才告一段落，兵士們嘆了一口氣，彎着腰立起來，背着行囊，跳到軌道上。正在這時候，大隊司令部的傳令兵跑過來，叫道：

「不要下來！上去！上去！就要開車了！」

兵士們慌張地又跳上原來的火車，大家的嘴裏都哼着，「究竟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很長的軍用列車，載着不知何往的一大隊兵士，又開車了。看帶在腕上的指南針，方向是朝東，這好像是到二個月以前上陸的大沽去。此後，或許是凱旋了。

但是那天夜裏，駛過塘沽以後，火車繼續向東北走。

是俄「滿」邊境啊！這個謠言突然以一種很大的衝動傳遍了列車之內。一定是和蘇聯開戰了。新的緊張使他們沉默起來，這次的敵人是蘇聯了。俄國陸軍可怕的勢力是他們所熟悉的，邊境堡壘的完備亦時常聽人家說起，現在不用說，當然只有惟命是從，用不到逡巡。但是猝然又想起故鄉的山河啊……糟糕！那天夜裏車裏睡不着的兵很多。

倉田少尉背靠貨車的鐵板門，盤腿坐着，從懷裏拿出小簿子，開始記今天的日記。這是出師以來，就是在激戰中亦沒有中斷過的日記。他是一個很有規則的人，寫了幾筆很短的日記以後，從背上行囊中拿出印着紅色「軍事郵政」字樣的明信片來。

「大家都好嗎？先生亦很平安地活着。希望你們早些長大起來，爲國效勞！」這樣的一封信。他是故鄉鎮上小學校的教師。（這是怎麼和平的生活！）如果是到俄「滿」的邊境上去，應該對擔當的一班小學生，寫一封誠心誠意的告別信。但是軍隊去的方面又却是屬於機密，他想到這封信給與兒童心的衝動，又躊躇起來，不過終於又添上一句：「我想我們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這一句在沒有給予兒童影響以前，他自己的心早已受了影響。他自己吃了一驚，抬頭看車內的四周，本來醒着的兵也都瞌睡了。都是非常天真非常順從的青年，他錯覺他們就是他的學生。這裏沒有新田上等兵，亦沒有水上一等兵和多賀一等兵，他閉着眼，想起獻縣郊外的戰鬥，我還沒有死，覺得很奇怪，居然沒有死。這是一種焦燥不定的心緒，或許這是一種到死爲止的不安。他突然想激烈地打仗，這次再到戰線的

時候，一定莫名其妙地衝過去。這樣想着，他的臉紅起來，心臟亦跳得厲害。

又在貨車裏，迎着黎明。縮在車裏的平尾一等兵，被車窗上射進來的晨光照醒了，立起來打個呵欠說道：

「啊！想洗臉哪！冷水洗臉多麼舒服啊！」

同一車廂裏四十個兵士都有同感，反而笑了，已經四五天沒有洗臉了。

「我想慢慢地拉糞啊！」

大學畢業的近藤一等兵說。自從離開晉甯以後，連到廁所去的工夫亦沒有。貨車沒有這種設備，各站停車的時間又過短了，兵士們的肚子都有些毛病了。但是下午到秦皇島站的時候，停留二個鐘點，在這時間裏，近藤一等兵的要求，完全滿足了。並且還分發了三天的攜帶食糧。

貨車又繼續向東北開出去。錦州、溝幫子、新民屯……到奉天的時候，兵士們已經因為運動不足和無聊，都呻吟於難以名狀的憂鬱中，失去了活氣，行動非常遲鈍，心緒又是很焦燥。

西澤部隊長和他的副官坐在前部的裝甲車裏。他走下月台以後，也伸手伸脚磨擦硬化的關節的痲痺。兵士們下車以後，都盤腳坐起來，因為立着的時候，全身太痛了。

一個鐘點休息以後，他們又坐到別的列車上面去，這不是貨車，是一輛客車，有廁所，亦有盥洗室。列車出了奉天開始南下。

凱旋啦！沒有一分鐘，傳遍了整個的列車。萬歲！凱旋啦！已經不想能夠再見故鄉的河山和家庭，而居然又可以實現了，大家的欣喜是沒有辦法制止的。

在火車裏過了一夜，到了大連，部隊都分宿在民家裏。等後來的部隊到了，一同趁船凱旋回去。大家都是這樣想。這天夜裏，他們在大連的街頭趾高氣揚地游蕩，喝着酒，唱着軍歌，也有人買了送回故鄉的禮物。

等二天，全體集合，每一個中隊都點名的時候，部隊長的通告來了。

「還不是凱旋，不許買禮物。」

排隊走到市街的盡頭，趁在預先準備的幾十隻小船裏，演習敵前上陸。兵士們方才知道又要到新的戰線去了。

到什麼戰線上去？誰也不知道，中隊長，大隊長都不知道。部隊長或許高島部隊長自己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應該嚴守秘密的軍機，就是兵士們拋在郵政筒裏的信，不到時候，也是不能送出去的。

第三天西澤部隊趁船了。這是一隻船舷漆數字的輪船，桅桿上面高掛着軍用船的旗號，部隊長艙裏值班的近藤一等兵，在房裏發現一包密封的文書，上面用紅筆寫着，「出口後三小時啓封。」內容是上陸地點的軍事機密地圖，是從上海到南京附近沿長江一帶非常精密的地圖，像網一樣的每條小河旁邊，都註着闊、深、腐泥的深淺，可以過河的地方，路的闊狹，雨後泥濘的地方。這是等待他們的

新戰場。

船不拉一聲汽笛，前後三隻，駛出大連，兵士們打開圓窗，默默然望着遠開去的大連和附近的小島。把買來的禮物都拋在海裏，倒在鐵格子的牀上，靜悄悄地睡了。





第三章

牛



太陽落山以前，中橋翻譯受了步兵砲隊的委託，到村莊裏去徵發馬匹，這是一個五六百戶人家的小村，跑了二十分鐘，就知道是沒有馬的，拖砲車的馬跌在河裏，折斷了脚，倘使沒法補充，明天的行軍，就要遇到困難，兵士知道沒有馬，只得想用牛來代替。

「牛是有的，是水牛，沒有關係嗎？真是以牛代馬了。」

中橋說着笑了。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想做翻譯，因為年紀不足沒有被採用；後來他又提出志願書，方才允許他從軍。他的血氣很旺，但是身體好像很瘦弱的樣子。

村莊盡頭的農家茅屋裏，繫着一隻水牛，他們決定把這條牛牽去。翻譯從房子的後門向裏一望，看到綉紋滿面的一個老婆子正在灶下燒火。

「喂！老婆子，」他立在門口說，「我們是日本兵，要你的牛，對不起，我牽去了。」

老婆子提起尖銳而枯槁的嗓子，拚命地反抗。她說：「你們不要瞎說，這條牛是前一個月剛買的，給你們牽去以後，不是連田也不能種了嗎？」她揮着兩手從灶間出來。這時候三個小兵已經把牛牽出茅屋，正在商議牠的用處。老婆子稍有些歇斯的样子，看到這樣情形，大吃一驚，衝開牽着繩的小兵，跨開脚，立在牛的前面，拚命地叫喊。

中橋翻譯突然格格地笑起來。

「這個莫名其妙的老傢伙，她無論如何不肯放棄她的牛。她說她有二個兒子，拉一個去幫忙到

沒有什麼，把牛拖去是絕對不行的。」

兵士們圍着青筋暴露的老婆子和水牛，格格地大笑。

「……拖砲車嗎？」

但是天已經晚了，太陽落山以後，危險更多，大家商議結果，還是決定把牛牽去。

「……」一個小兵撇開老婆子，牽住牛的繮繩。

但是老婆子飛着口沫高聲叫喊，還是不肯放棄她的牛，「這個畜生！」翻譯罵着……老婆子不堪一擊，就跌在道傍的泥田上，兵士們又對她身上拋了許多污泥。

「總算留她一條老命，戰事完了，還要還她的牛咧！」

牛在泥土的路上，開始慢慢地走起來，兵士們都感覺非常舒服。這塊大陸上有無限的財富，這都是……這裏附近住民的……好像野生的水果一樣，都開放在兵士們的前面，任他們意之所欲。

但是這條水牛終於施報復了。第二天早晨出發以前，整理完了等待命令的時候，這條水牛拖了砲車跑到泥田裏去，兵士們不得不化了許多力量去拖起來，弄得泥身全是腐泥。



第 四 章

姑 娘



早晨點過名吃過早飯以後，沒有規定工作的兵士們都笑嘻嘻地從營房裏出來。有工作的兵士們也因為要徵發食糧到外面去了。這次進軍很速，同時輸送食糧到前線去，要化很大的費用。所以前線的軍隊都採用「就地徵發」主義，供養軍隊，華北方面爲了作戰後宣撫工作，就是徵細的徵發亦都一一付錢；但是在南方戰線除了自由徵發以外，沒有什麼辦法。伙夫值班的兵士們時常從田地裏滿載了蔬菜回來，或是在豬的頸上套了繩子，蹶着牠的屁股牽回來。

不久以後，徵發做了他們外出的口實，時常當暗語用，尤其「……」一句話是當作找姑娘的意思。他們想看年輕的女人，只要能夠看到臉孔也好，後影也好，照相畫像也好，甚至只要是象徵年輕漂亮女人的東西就好，女人用的手帕和刺繡的絹鞋，他們也如獲珍寶似的拿回去在大家的前面示威。但是追蹤敵軍所到的村莊裏，年輕的人差不多沒有，只有老年人和孩童留在那裏。青年的男子不是編入軍隊，就是被徵作挑夫。年輕的女子不是跟着退却的軍隊到別的地方去，就是自己找避難的地方去了。她們幾次三番地經過內亂，知道遭受戰禍的地方，年輕的女人是受蹂躪的，所以出去找姑娘的兵士雖不少，消受艷福的却並不多。

這天早晨，戰友們三五成羣的，穿着香烟，又出去找姑娘；斷垣殘壁的支塘鎮街上，都是遊蕩的兵士們。

近藤一等兵在村落盡頭的農家破屋裏，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

「在這裏，在這裏。」他對同行的兵士們說。

女人從黑暗的房子裏，注視他們的動作。從外面看進去，也可以知道，她還不滿二十歲。近藤等四個人，蹣跚地跨過狹長的菜地，大胆地立在這家農家的簷下。

女人立在很小的芭門裏面，這是一間很黑暗而且狹小的房子。犁頭鐵耙靠在壁上，很壞的家具堆積在一邊，面盆裏放着乾癯的白菜和馬鈴薯。

「喂！姑娘！」一個兵喊着，嘻嘻地笑，她的臉色非常緊張，表示恐怖的一雙黑眼睛閃閃地發光。輪廓很美麗，但是衣服和頭髮都很醜陋。

「這個女人倒還不差，就是太醜些。」還有一個兵表示美中不足似的說。

「進去看吧！」

近藤一等兵說着，去推板門，裏面好像下了鎖。但是他屏息用力撞了一次，門就開了，門門和鎖分開來，落在地上。

他輕輕地跨進一步，這時候女人突然倒退一步，舉起右手所拿的手槍，扳了一次，格的響了一聲，彈子沒有打出去。

近藤連忙低下頭向她的胸部衝過去，瞬息之間，把她打倒在地上，奪了手槍立起來。「畜生！」他喘着氣說，「她不是平常東西！」



後進來的三個兵把她圍起來，她橫倒在地，一點也不動；只有她高突的胸部和腹部，在每次急促的深呼吸的時候，上下地波動。

突然，他們……這抵抗的女人……

「剝這傢伙的皮，」近藤說，但是他覺得自己的話太……於是又低聲地加上幾句：

「或許是間諜也未可知，身上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女人非常醜陋，沒有穿襪的腳脛和手都滿塗着泥和灰。兵士盪着額用手撕她的衣服，露出襯衣來，這已經因為醜陋而變成灰色了。

末了，終於在她的上衣袋中的布做的錢包裏，發現一張類似速寫、不懂所以然的符號。

「看！是間諜！」

近藤撫摸着奪來的手槍說：「還有嗎？」

其餘的兵又撕她的襯衣，於是突然間，女人雪白的全身肉體，呈示在他們的眼前，他們的眼睛感覺眩惑，不敢正視，肥胖的胸部兩旁，高聳着乳峯。豐腴的腰間曲線，浮刻在黑暗的地上。近藤不知不覺又扳手槍的扳機，依然沒有放出去。

「畜生！我差一點給她結果了。」

「她一定是間諜，普通的農家婦女斷乎不會有手槍的。」

近藤一等兵換左手拿手槍……女人的眼睛閉着。他在她的身上下看一遍，性的要求又湧上來。這是一種莫名所以然的衝動，只覺得肚子裏發熱。

他不說一句話，右手……好像製標本的樣子，把她的肚子切開了，看着她掙扎顫動，終於不動了。腥紅的血從身旁流開去，滲透傍觀兵士的皮鞋底。

門外皮鞋聲很響，三四個兵士的臉孔從窗口望進來。

「做什麼事情？」笠原伍長說。

近藤一等兵拭着刺刀的血，簡單地說明事情的經過，并且把寫着符號的紙片交給他看。

「我想她一定是間諜，所以把他殺了。」

「可惜可惜」

他啣着香烟，跨過菜地，走向路上去了。



第五 章

醫 學 士



疊起石頭，造成馬蹄形的灶，上面放一條鐵棒，吊着六只飯鍋子，六個兵盤腳坐在旁邊，等待飯熟。是中午的時候，沒有風，民房的屋角裏，照着陽光，和暖得幾乎想睡覺。聽說從上海經羅店、嘉定的友軍，昨天已經佔領太倉城。離這些人十步左台的壁角裏，堆積着大批垃圾，腥紅的豬的肋骨和肚腸擱在上面，露出牙齒的豬頭也滾在那裏，這是昨夜吃掉的東西。

近藤一等兵伸直二條腿，坐在地上，頭頸照着和暖的陽光，玩弄剛才奪來的手槍，他沒有用過這種槍，現在正在研究牠的使用方法。這是一枝舊式的六發蓬蓮槍。

他拿出剛才未曾放出的子彈，放在掌上玩弄，又想到剛才的女人的事情。他在醫科大學裏畢業，並且在研究室裏做過事情。切開女人的屍體，本來並不算希罕，但是殺死活的女人，這是第一次。

現在他並不覺得殘酷，倘使是間諜，當然應該殺死的。用手槍打死或是用刀殺死都是一樣的。不過他想，從活到死是這樣容易轉換的嗎？這是他到戰場以後幾次三番想過的問題，殺了女人以後，對於這問題更有深刻的感想。

本來醫學是研究人體的一切生命現象的，一般醫家者都爲此化了一生心血，拚命地從事研究，但是這研究目標的人的生命現象是這樣脆弱，居然可以用這樣極小的努力來消滅牠。生命這件事西在戰場上是如何被人家輕視侮辱啊！

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近藤醫學士想，無論是敵人或是戰友，被人家做殺戮的目標實在是對醫

學那種學術的侮辱，自己是一個醫學者，但是居然侮辱醫學。

這樣想來，他覺得走入迷途，感覺混亂。——慢說，我的生命怎樣呢？倘使我的生命也受敵軍輕視的話，那末在我生命上的醫學又將怎樣呢？一定是更被人家輕視了。

的確，自從到戰場來以後，從來沒有受到醫學士的待遇，他的知識也未會應用過。他的智性睡覺了。不錯，戰場裏是不需要一切智性的，他想。這樣想法，是不是可以明確地解決他的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這樣環境之中，他覺得這種想法是不得其所的，於是打斷他的思索，揭開噴漿的飯鍋子蓋，微笑着，對旁邊的兵士說：

「剛才被我殺死的姑娘真漂亮，給她活着多好啊！」



第六章

從軍和尙





「片山，今天你也殺人嗎？」翻譯問。

「當然殺囉！我也是和別人一樣的。」

「殺了幾個？」

「沒有記數，大概五六個吧！」

和尚好像毫不介意的樣子回答。

就是三小時以前的事情，片山玄澄跟着掃蕩村莊裏殘敵的部隊，來到古里村，左手纏着數珠，右手拿了工兵用的鐵鎚。

他高舉着枯槁的喊聲，跟着兵隊，從一條小弄到另外一條，在村莊裏兜圈子。敵兵退到這個村莊，好像也不十分知道路徑，中國的市街到處都是小弄和絕路；敵兵被追到絕路裏，就拋了武器，脫了制服，逃進民房裏，扮作平民的樣子，但是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處置脫去了的制服。

「畜生！」從軍和尙一面叫着，一面舉起鐵鎚橫敲直劈。鐵鎚沒有鋒刃，但是因為用力頗猛，居然有一半陷在敵兵的頭裏，血噴出來，立刻倒下去。

「畜生！畜生！」

這樣的，他一個一個的殺過去，手上所纏的數珠格格地互相撞着響。額上流下汗來，沾在鬚鬚上，用軍服的袖子橫拭；把血淋淋的鐵鎚，當作手杖，慢慢地從小弄裏出來。

村莊上空，有十幾處冒着黑烟，民房正在燃燒。這是敵軍佔據着頑抗的地方，用火攻去消滅他們。燒夜飯的時候，玄澄想起剛才殺戮的事情，非但不感覺良心的苛責，反而覺得痛快。無論那一個部隊裏都有從軍和尚，但是像他這樣勇敢殺敵的，却找不出第二個。

「片山，你回去的時候，也可以拿金鷄勳章咧！」（註）翻譯笑着說。他沒有手槍，也沒有刺刀，武器却是拿在手頭的東西。在華北戰線上，他殺死的人也不下二十個。

在華北的時候，西澤部隊長曾經問他：

「聽說你也很勇敢地殺敵？」

「是，是。殺了幾個！」他像兵一樣，作立正的姿勢。

「對於戰死的敵人你也祈禱嗎？」

「不，別的部隊裏也有祈禱的，但是我不。」

「活的敵人非殺死他不可，但是死了以後，禱告幾句，不是也沒有什麼嗎？」

「不過，我不能這樣做，戰友的仇敵，到死還是討厭的。」

（註）金鷄勳章為賞賜勇敢兵士之最普通勳章，附有年金。

（譯者按）日本軍制，每團有從軍和尚一人，為戰死者祝冥福，與西洋各國之從軍牧師相同。

副官是一個溫厚的軍人，他笑着說：「這或許是人情之常。」

「或許可以說是人情，」西澤部隊長點點頭說：「但是，你的宗教怎麼說得過去呢？」

玄澄好像很迷惑的樣子，暫時沒有回答；但是過了一刻，又用枯槁的聲音說：

「不行啊！」

隊長和副官都笑了。隊長拚命搔着發癢的鬍鬚，自言自語地說：

「沒有宗教能够超越國境嗎？」

這是一句感慨無量的話。部隊長對於宗教或宗教家都抱着失望。他做這個大殺戮的指揮者，在道德上或許會感覺苦悶，但是這種意識是潛在的，斷乎不會影響他指揮的行動。戰爭是國家的事業，不應該談到個人精神的滿足與否的問題，這當然是他所知道的。但是西澤部隊長既然愛他的部下，同時也愛他的敵人。他有殺戮幾千俘虜的決斷，但是亦感覺到心的空虛，他以為可以安慰這點空虛的，就是宗教。他現在是指揮官，沒有祈禱敵兵戰死者的時間和自由，以為從軍和尚一定會替他代心事，但是聽從軍和尚說，只為戰友祈禱不肯為敵軍合掌，他感覺到失望。這是愛好和平的人，在失去和平的戰場上，發覺他所抱的唯一和平之夢也成幻影時候的心境。他希望有一種超越國境的宗教，存在世上。

從從軍和尚方面說，在寺院裏勸人家為善作福的時候，他自信宗教是超越國境的，以為在印度、

在中國、在日本同樣的宗教，受同樣信仰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這是非常簡單的信仰方法。出寺從軍的時候，他也想對中國軍的戰死者祈禱，但是到戰場以後，心境完全改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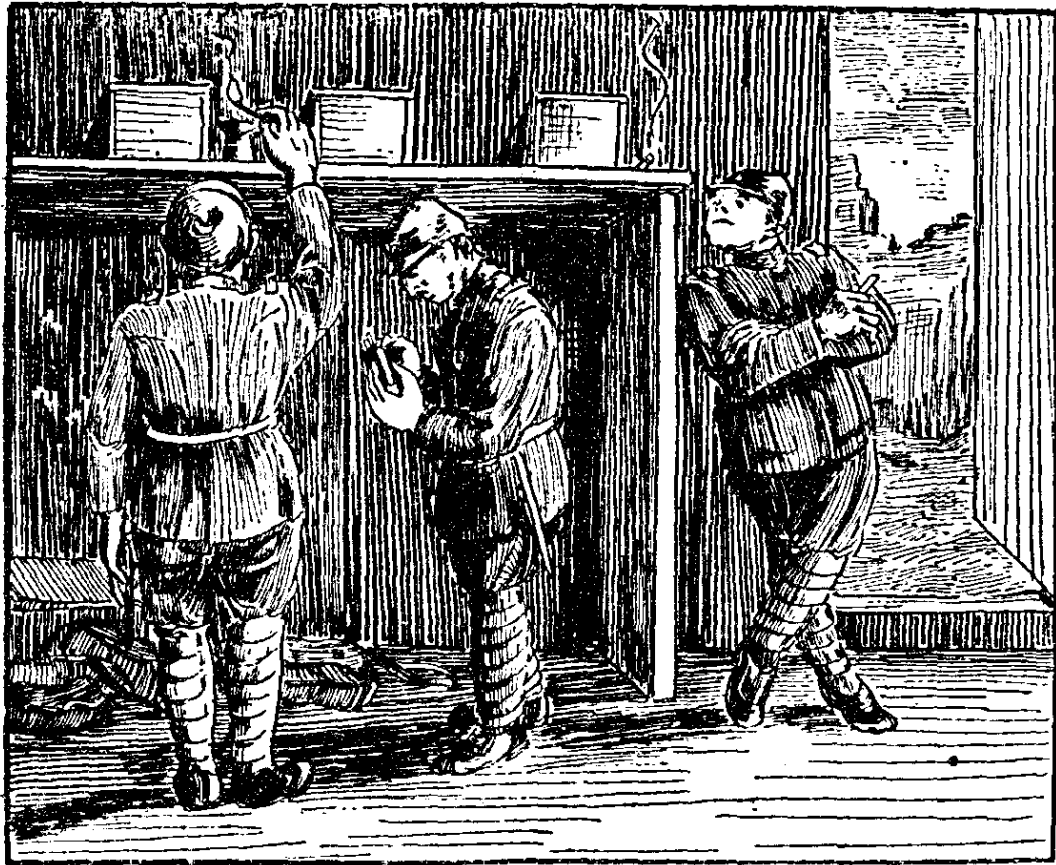
戰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力同化作用，莫名其妙之間，使一切戰鬥員都變成同樣的性格，同樣想法，同樣要求。好像醫學士近藤一等兵失去他的智性一樣，片山玄澄也失去他的宗教。他所以尚被稱為宗教家，不過因為他知道經文，知道葬式而已。他脫去僧衣穿上軍服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和尚的素性而同化於兵士的心理了。

但是這未必是片山從軍和尚的責任，和平的時候，他的宗教也有超越國境的大度；一到戰時，失去常態，與其說是宗教的無力，不如說是國境有了不易超越的高度。



第七 章

戒 指



休息一刻以後，一連裏未死的兵全部排隊，向北島大尉遺骸行禮，古家中尉點了火，並且親自用竹和木做的筷子在餘燼中挾起遺骨，盛在白木箱裏，用棉花包了，掛在頭頸上。兵士們也各自把相熟的戰友們的遺骨吊在胸前，到夜裏，他們住宿在暫作營房的民房裏的時候，也把遺骨供在棚上。有的尋些油來，當作祭燭；沒有找到油的，點起香烟，聊代燒香。

倉田少尉把昨天不能寫的日記，今天併起來補記。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雨，二十日正午起對常熟施行總攻擊，至二十一日正午止，激戰二十四小時，連長陣亡，悲痛之至。

但是他現在感覺精神上有了轉機。焦躁、不安、和怕死的心理都消失了。他從前的不安焦躁和勇敢，分析起來，實在是臨危時候的本能的恐怖；但是親眼看到連長戰死後，這種恐怖已經突破了，這是一種感覺的飛躍，也是感情的破產，或許也是爲了避免自己崩潰的一種適應環境的感性麻痺。這種轉機，使他感覺輕鬆，並且發現生活的光明。這線光明，穿鑿起來，實在包含着無限的黑暗，但是現在他自己絕對不願加以穿鑿，所以反而覺得心境豁開。這是一種自由感，是無道德感，也就是無反省的殘虐性的一種醒悟。他現在已經造成另外一種性格，能够參加無論怎樣殘酷的殺戮了，換句話說，就和笠原伍長的性格相似起來。

伍長那天夜裏和倉田少尉住在同一營房裏，圍着火，依然像小孩子一樣縮鼻涕，肥胖的兩頰，嘴

唇舌鼻子也像頑皮的孩子一樣，烘得飛紅，他脫了皮鞋，把腳擱在火上，用很粗的語氣說話。

「腳脹起來了。在壕溝裏簡直像捉魚的樣子。」他的右手小指上，帶着一只銀戒指，倉田少尉看到了，說：

「伍長，這是什麼？」

「這個嗎？這個就是這個呀！」他回答了就笑起來。同時捉住旁邊兵士的手，又說：

「他也有啊！」

「什麼地方拿來的？」

「少尉，這是姑娘送給我的。」這句話引起兵士們大笑。

「用手槍的子彈交換來的嗎？笠原！」

「是的。」他回答：「我說不要，她一定要給我，受她的囑咐，沒有辦法啊！」

中國婦女結婚的時候好像都用銀戒指，無論那一個女人都有銀戒指帶着，有的雕着花紋，有的刻着名字。

「我也想拿一只做紀念品，」少尉笑着說，笠原分外放肆了，他叫起來說：

「排長，你自己去拿啊！到無錫的時候，快找姑娘要一隻來，常熟已經太遲了，什麼地方也沒有，不知道都到那裏去了？哈哈！」





第八章

哭聲



秋收以後的水田，完全變成一片平地，農家的低矮房屋，點點散在着。每家的後門，都流着小溪，這是從河裏引過來的。天色暗下來的時候，水變成鉛色。岸旁枯草的根邊，浮着早晨遺留下來的薄冰，略遠的地方，無錫的城牆，連結成暗黑色的一條，上面的天空還映着深藍的顏色。回過頭來，看到已經跑過的戰場上，看護兵服侍戰傷者的情形，像剪影畫似的，浮刻在大地上。肥胖的片山從軍和尚對縱橫倒在地上的戰死者合掌祈禱的姿勢，也約略可以辨認出來。

倉田少尉、平尾近藤兩個一等兵，和機關槍分隊的笠原伍長都在壕溝裏放下鋼盔抽香烟，他們的近旁，有一間農家的平房，屋頂被砲彈打穿，房門倒在地上，後門的菜園也被踐踏了。黃昏的景象在這附近似乎特別濃厚。從這間房子裏，傳出女人的哭聲，槍聲停了以後，哭聲立刻衝到兵士的耳朵上來。

「什麼有女人哭啊！好色的笠原伍長說，「是姑娘啊！」

「爲什麼在這種地方呀！」倉田少尉輕輕的自言自語地說。

平尾一等兵在略遠的地方聽到他們的會話，「什麼？我去看！」說着，他跳上壕溝，快步的跑到民房裏去。

「危險！注意啊！」倉田少尉回頭提醒他。

「我也去！」

笠原伍長說着，跑上壕溝，向下嘻嘻地笑。

兵士們仔細看着，看他們二個從倒下的前門進去，在黑暗中消失了。哭聲也停止了。外面的兵士們都感覺得說不出的不舒服。他們很久沒有和年輕女人接觸，在戰場上只想女人的事情。

不久，笠原和平尾從剛才進去的門口出來，回到壕溝裏，平尾說：

「母親吃了子彈倒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真可憐。」

「好嗎？」一個兵發問。

「是的，很好！」平尾不知道什麼緣故，有些憤然的樣子。

時常有幾顆槍彈飛過，彈子落在壕溝附近的泥田中，發出尖銳而細微的聲音。但是聲音的細微却是象徵子彈的冷酷殺傷力，非常可怕。

兵士們有的把槍柄靠在頰上瞌睡，有的慢慢地吃着盒子裏的冷飯，他們先把飯放在嘴裏，等冰融解了，方才開始咀嚼。敵方莫名其妙的射擊，隨着夜深，漸次停下來，戰友們也沒有聲音。他們的頭上滿佈着星，閃閃地發光，天空擴展着半個球形，沒有一點遮掩。這裏的星好像比日本所見的星多了好幾倍，他們也找到了看慣的北斗星，「星」使他們油然地引起鄉思，看到這種星而自己居然在中國，好像不是真的事情，細微的感傷使壕溝裏分外靜肅。

這種時候衝動兵士們耳鼓的，又是剛才姑娘的哭聲。

「還在哭哩！」平尾一等兵低聲地說。

他想起剛才看到的姑娘的樣子：是一家窮困的農家，母親好像還不是十分年老，黑暗中她不能動彈的手足顯示着白色，姑娘穿着棉褲和大襟的短衣，抱着母親的頭，臉孔貼近母親的頭髮，嗚嗚地哭泣，她的哭法不是像日本女人這樣不知所以然和缺乏變化，牠能率直地表現悲哀和複雜的感情。隨着夜深，女人的哭聲也格外淒厲，擾亂靜悄悄的戰場的黑暗。好像是放聲大哭的樣子，忽然又變為嗚咽飲泣；又像是狗貓的狂吠，拉長着調子；一瞬間却又變為類似悲鳴的叫喊。

聽着的兵士沒有一個說話，但是哀感滲透了胸部，都好像氣管塞住的樣子。他們感覺熱烈的同情，同時又超越過同情變為焦燥。

倉田少尉抽緊鋼盔的束帶，靠壕溝的土壁蹲着，從懷中取出日記簿來，用電筒照着，翻開要記的一頁；但是女人的悲鳴衝動他的耳鼓，感覺非常焦燥，不能寫什麼。他熄了電筒，閉着眼，聳耳細聽，頭裏的神經好像被撈過的樣子。忽然他的耳朵聽到別的聲音。

「討厭！」

回頭看的時候，黑暗中，平尾一等兵彎着腰跳上壕溝的姿勢，在星光閃閃中看出來。

「到什麼地方去？」壕溝裏的近藤一等兵說：

「那傢伙……」

平尾一等兵說完，就握着刺刀低頭跑出去。接着，就有五六個兵跟着他沿壕達達地跑出去。

他們踏進黑暗的房子，在砲彈洞穿的窗口上，射進微微的星光，飲泣着的姑娘還是和黃昏時候同樣的蹲着，平尾……抱住不放，一個兵……拉開，就這樣拖出門外來。

[ehlehhl]

平尾好像發狂的樣子，舉起尖而且高的喊聲，用刺刀在……一帶亂劈。其餘的兵士也……過了十秒鐘……女子像一條棉被的樣子，平鋪在地上，興奮的兵士的飛紅臉上……和暖地流着。

倉田少尉從壕溝裏伸出頭來，從黑暗中的聲息，察覺經過的情形，沒有說一句話；興奮的兵士們吐着口涎回到壕溝的時候，笠原伍長在壕裏盤脚坐着抽香烟，含着笑聲說：

「可惜真的可惜！」

這句話不知道鬆弛多少倉田少尉的苦悶。他咬着嘴唇，在心裏說聲「好」！同時從笠原伍長的香烟火照明中，注視坐在溝底的他。這種哭聲，到底不是倉田少尉的神經所能忍受的，以「有關士氣」的理由，他明確地承認平尾一等兵的行為，這是正當的理論，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除了理論以外，他却感覺神經四分五裂的痛苦，救濟這種痛苦，却是笠原伍長大胆無比的瞎說——「可惜真的可惜！」

這種神經粗魯，倉田少尉從心坎裏認為極好的事情，非常羨慕，他深吸了一口寒冷的夜氣，撐着

肩膀，再說一聲「好」戰場在他的前面，好像增加不少光明。

失去光明的却是平尾一等兵，他了結女人的性命，回到壕溝，就盤腳坐下來。

「現在靜了！」他低聲地自語。

的確，在聽着哭聲的時候，他的感情失去了解放的路徑。戰爭在國家的意義上，已經非常明瞭，沒有批判的餘地；但是在個人意義上的痛苦，都令人深省，他的浪漫主義也沾染到這上面來；殺人的事情非但不能鎮靜他的痛苦，反而會使他感覺更難受，這是他所熟知的，但是居然第一個發起去殺人，實在是想逃出痛苦的拚命的本能的努力，是唯一的血路，也是他浪漫式欲望的要求。不過，他覺得聊可自慰的，就是四五個兵士幫他殺人，他對於他們感激得幾乎要落下淚來。

現在女人的哭聲沒有了，戰場的夜真是死的沈默，但是寂然無聲星夜的靜肅，又使平尾感覺不能忍耐。他肚子裏發悶，想高聲地叫喊幾句；應該是高談闊論的時候，但是在這裏是不行的。他尖着嘴唇，輕輕地吹起小曲來。

近藤一等兵聽着小曲輕快的節拍，又想起他矛盾的理論來。人的生命現象是這樣容易終了的那末，在這脆弱的生命現象上寄生的醫學又算什麼呢？不，我們的生命又算什麼呢？好像是……醫學……像蒼蠅一樣——他一個人苦笑起來，神經是支離滅裂了。他對於剛才的事情，沒有感受到什麼衝動，神經是非常強健的；同時他也有絲螺一樣的護身術，能够把感受性蓋住，不受外間的影響，當然

這是從研究醫學體會來的。醫學或許給他一種人生哲學，使他在戰場上能夠客觀地觀察，並且有不  
會失敗的強韌性，所以他是最不易同化於笠原伍長性格的人。他的殺死女間諜和笠原的殺死放火  
支那青年，和平尾殺死號哭的女人都不一樣，他頗有反省，但是能夠超越反省而蠻幹，換句話說，他的  
智性和戰場妥協了。





章九第

糖 白



部隊的大部行李都還沒有上陸，大概不過運到上海；所以前線部隊的供養，不能仰給於後方的輸送，一切軍需品除了在當地徵發以外，沒有辦法。

米和蔬菜比較的不算困難，最缺乏的，要算是調味的食品，尤其在無錫的時候。

部隊司令部的值班火夫把用贖的一碗白糖鄭重地保藏起來。

「喂！這是給部隊長做小菜的，你們不許染指！」

武井上等兵用紙把糖包了，放在攔棚上，每次做部隊長小菜的時候，稍稍用些，但是也只贖一杯光景。

「有白糖沒有？」他在工作之暇，時常慢步到街上去找白糖，但是終於沒有找到。

那天晚上，武井正想用贖餘的白糖做部隊長的小菜，但是攔棚上的白糖不見了。

鍋子裏煮着菜，灶洞裏燃燒着桌子的脚柱和敲壞的箱子，他立在灶的前面，半開着口。

「喂！這裏的白糖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值班的兵都說不知道，有的說吃晝飯的時候還在有的說，或許被風吹去了。最後大家都疑心中國人的挑夫偷吃了。廚房有五個中國人工作，都是從支塘鎮附近拉來的。

上等兵紅着臉孔發怒，但是不能通話。他舉手把站在最近的十七八歲的中國人打了一拳，因為他疑心是他偷的。打了以後，他方才叫部下的一等兵去喊司令部的翻譯來。

中橋翻譯啣着香烟來了。

武井立刻把事情說了，請他訊問這個青年。

這個青年是從支塘鎮跟來專做廚房事情的人，很肯聽話，很能工作，並且是很老實的。中橋以為不是他，不過照例問一遍，他回答說是不知，或許是那一個兵士做的事情。

「兵士們絕對不會做的。」武井上等兵怒目而視地的說，同時檢查這個青年的身體。從他的袋底裏，搜出一個紙團，這明白是包白糖的紙，白糖已經吃了。

武井上等兵嘴唇邊垂着涎液發怒了。他立刻把他拉到數百步外的小池旁邊，小池的對岸，近藤一等兵正在淘米，準備就去架在火上燒。

武井一點也不躊躇……青年跌在水裏的波紋，擴展到十幾丈對岸近藤淘米的地方，激起小浪。他連忙停止淘米，立起來叫道：

「怎麼啦？」

「這個畜生，他把給部隊長留着的白糖偷吃了。」

「是！」近藤提着飯鍋子，望着……

上等兵亂步跑回去，近藤不能再在這池裏淘米，覺得遺憾。但是為一酒杯白糖喪一條生命，生命算什麼呢？不過他忽然又想起耶穌的話，「雀非以每隻一分之價出售乎？但神造雀甚美。」雀的生命

和中國人的生命沒有什麼區別，中國人之生命非與一杯白糖相交換乎？但神造中國人甚美。近藤又抑住他的感受性，和戰場妥協了。於是右手提着滴水的飯鍋子，哼着小曲，回到灶旁去。

武井上等兵回到廚房裏，騰下的四個中國人舉起不安的眼光，窺探他的顏色，又拚命地做廚房的工作，武井洗了手，攪鍋裏煮着的菜，中橋還立在旁邊。

「××××了嗎？」

「××××××」

「什麼！××亦够了。他是很能工作的老實人，你爲什麼這樣氣短？」

「給你做，我就知道我的心境了。」武井很快地說了一句就回過頭去。中橋默然離開他的旁邊。

過了一刻，武井把做好的小菜用盆盛了，捧到西澤部隊長的房子裏去，所謂小菜，不過是這些東西。部隊長正在齷齪的桌子上，展視戰死者的名字簿。

「今天晚上沒有白糖，菜餚不好吃。」他低下頭去說。「明天一定尋白糖來。」

「對不起！」他再低頭一次，回到廚房裏來，蹲在灶前，注視燃燒的火燄出神。

「武井，吃飯嗎？」別的兵叫他，他說一聲「過一刻吃，」連動也不動。

第十 章

傷兵醫院



那天夜裏傷兵醫院的情形，十分凄慘。

房子是木造漆着青色的二層樓，從前好像是官衙。房間大約有二十條蓆子大小，（註）中間放一張小圓桌，桌上臘燭的火焰，正在搖着。照明只有這枝臘燭，在廣大的房子裏，差不多看不清東西。房子裏的床上，躺着六七十個傷兵，傷在脚上或肩膀的人，都背靠着壁蹲着，讓出些空地，給重傷的兵舖床。血腥氣和口臭混在一起，眼睛幾乎發眩，重傷的兵舉起沉重的聲音，微微地呻吟着，軍醫和看護兵在他們的中間穿來穿去，他們的皮鞋碰着地板作響。只有一個軍醫和三個看護兵，人手很感不足，尤其在黑暗中，要認清傷口和血綻更非容易。

軍醫做好一個兵的手術，又臨到別個去；那個兵忽然舉起纏着繃帶發抖的左手，指着旁邊說：

「軍醫先生！你看這個人，或許已經死了！」

軍醫不說一句話，就去挖開那個兵的眼皮，在黑暗中靠近他的額角，去看他的瞳人；又解開他制服的鈕扣，用手探進他的胸口，一會兒又回到剛才那個兵士的地方。

「已經沒有用了嗎？」

軍醫沒有回答，只做那個兵的手術，他忍住手術的痛苦，回過臉，對着旁邊兵士的臉孔，注視他的死臉；不知道是那一連的兵，生前也從來沒有說過話，但是現在却很想記住這副臉孔。他很年輕，也很

（註）日本人言住室大小，常以所鋪蓆子條數計算。

漂亮，并且略長幾根鬍鬚；久在戰場的疲勞，使他白色的額角上罩上一層黑色的陰翳。

還有一個兵，腰膝關節被彈片打碎，他受着手術，向軍醫問道：

「過了幾時，又可到戰場來呢？」

軍醫用很粗暴的話，很親切地回答：

「不要瞎說，你看這傷口！」

「要殘廢嗎？」

「當然。」

他感覺失望，泛着微笑，想像不久以後自己穿着病衣送回日本去的樣子，又想像故鄉的人們的情形。但是這時候，他完全沒有想到還要養活自己和家族的後半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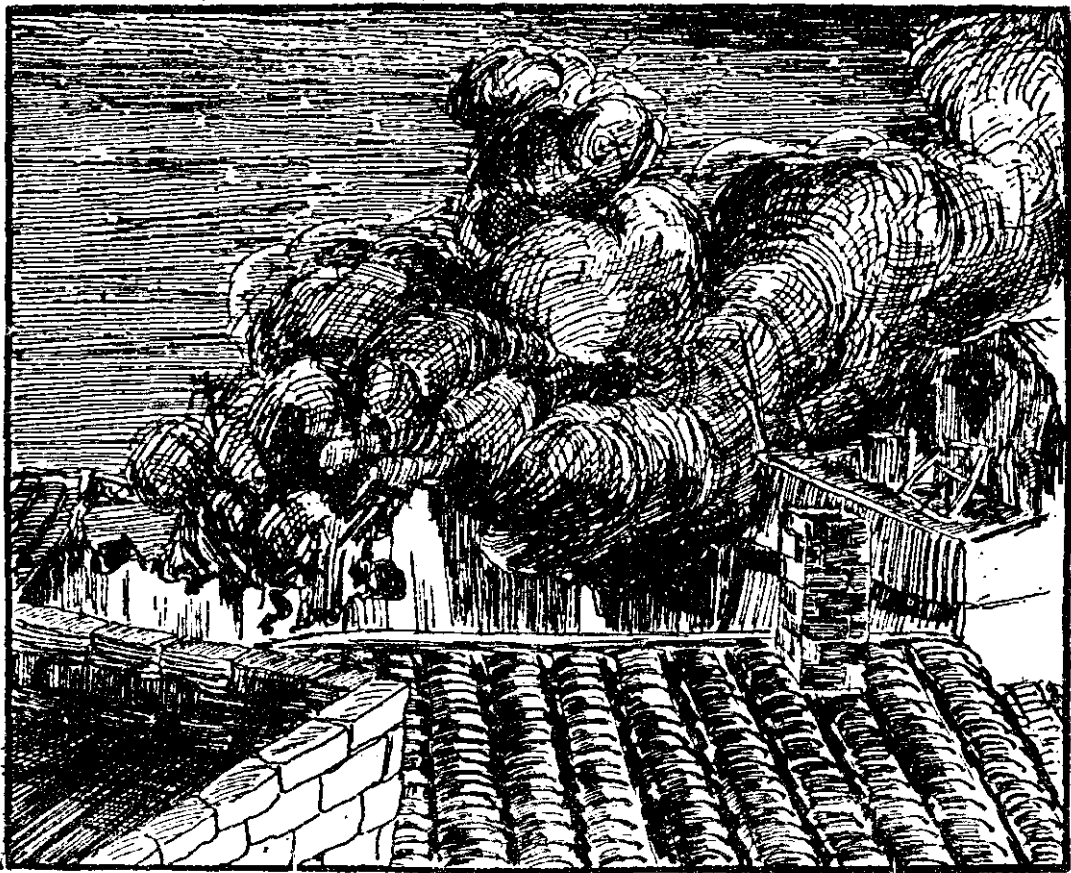
在戰場上正如近藤一等兵所時常懷疑的一樣，像垃圾似的輕視敵人的生命，同時也完全輕視自己的生命。這不是說強制自己的觀念，使自己很明白地認識生命輕如鴻毛，不過是在輕視敵人的生命之間，也漸次染上輕視自己的生命，的習慣而已。他們好像把自己的私生活拋了，亦沒有考慮自己……的力量，這是一種類似神經衰弱的症狀，他們在沒有受傷的時候，即使有許多戰友死了，也是不會清醒的；好像是在程度很深的夢遊狀態之下，戰鬥愈激烈的時候，他們的昏迷愈深，倘使有一次敵彈在他們的肉體上穿孔的時候，他們方才會猝然間發現活着的自己和臨死的自己。





章一十第

京 南



爲了安慰日本軍人，南京市內開設着二個安慰所。

笠原伍長和近藤一等兵一同走出市政府的宿舍，市內已經非常平穩，用不到拿鎗出去。時常從破屋裏還可以尋到一二個正式軍隊的兵士，他們被塵埃塗成斑點的臉孔上浮着呆板的表情，被兵士們拉去。此外差不多是沒有危險的無人之街，只有軍人獨步的空虛的都市。

他們在太陽照着的步道上哼着小曲走過去，從難民區裏解放出來的所謂『良民』走進商店街的空屋，拿食器，衣飾和調味食品出來的情形，到處都可以看到，並且還互相搶奪着，一個年老的女人，用扁担挑着衣服，小腳蹣跚地走過去。

『喂！你們是偷來的嗎？』他們阻住了痛罵，她噁哩咕嚕自語幾句，放了東西就走。

居然有個年青的女人穿過街頭，笠原連忙叫起來：『姑娘！』女人就跨開小足，像驢子一樣很快地跑了。

『哈哈，逃了！』他像暴君似的高傲地笑了。

大路上也滾着屍體，過了幾天就變成黑色腐爛了。夜裏被狗和貓瞎吃一頓，第二天更瘦了。其中有一具已經只賸一副骨骼，但是頭髮却還長着，只賸骨頭腳脛，也還纏着裹腳帶。屍體多暴露幾天，就和垃圾差不多。

『喂！近藤，這傢伙還穿着皮鞋呢，還想逃嗎？哈哈！』

忽然走過一間香烟店的門口，看到一個屍體蓋着蓆子，旁邊圍着二隻貓，眼睛閃閃地發光。向大路警戒着的貓，鼻子染得腥紅。

但是貓和狗都餓着，大路上，到處可以看到被汽車軋過的貓的屍體，扁平地攤着，飢餓無力的貓沒有躲避在大道上疾驅的汽車的氣力，也被軋死了。

他們順路到酒店一彎，吃了一瓶啤酒，出發到南部安慰所去。

每天每夜，火燒總是不絕，上官雖然禁止兵士不許隨便放火，但走到倒塌的城門上一望，總有五六個地方火燒，這是自生自滅的火燒，只有旁觀人而沒有救火人的火燒，很舒暢的很美麗的火燒。到後來，沒有旁觀人在無人的後街裏整夜的火燒，反而發生格外淒慘的感覺。



章二十第

虹 口



好像真的要移動了，移動以前都想接到些故鄉的信札，司令部接受大家的希望，決定派人到上海運輸部去，恰巧片山從軍和尙準備帶一百八十三副遺骨到上海西本願寺分院暫寄，再攜遺骨回到日本去，並且已經豫定派二名護兵同去，趁便允許派人到上海去找函件，近藤一等兵和平尾一等兵，在一月四日早晨接到命令，五日早晨，他們隨着遺骨，從宿舍出發了。

虹口一帶頗有熱鬧街頭之觀，夜裏施行燈火管理，十字街頭都站着陸戰隊的步哨載着武裝兵士的軍用車往來巡梭，但是白天裏吳淞路一帶的日本商店，都圍滿着買東西的陸軍兵士，黃昏的時候起，後街的乍浦路上成排的咖啡店、吃茶店、戲院、酒巴間、小吃店一帶，將校和兵士成羣地噪鬧，都是從前線回來休養的部隊……但是外白渡橋從中間劃分區域，橋的對面是英國警備區域，這邊是日本的警備區域，橋的中央兩國的步哨很嚴重地並肩站着。

從軍和尙在西本願寺分院裏安置了遺骨以後，有三天工夫，可以和平尾近藤遊玩。

到這裏來了，近藤又感覺一種迷惑，到旅館以後，可以在清潔的熱水裏洗澡，可以在席上無限制地睡覺，又可以用紅漆盤子添酒進膳。當差的女人也是日本姑娘。在乍浦路的酒巴間裏，也得吃喝豐美的中國茶和香氣撲鼻的威士忌。他許多時候輕視慣的生命，又發現價值了。影戲院裏都被軍人佔滿，幕上看到女人，都發奇聲喝采，這樣又得娛樂活潑的復活。酒巴間的女人坐在他的膝上，用手抱住他的頭頸唱歌，他立起來，和這個本來是舞女的女人合着留聲機片的節拍敲着軍用皮鞋底，跳起舞

來，這樣充滿着都會的懷戀的歡樂。江邊楊樹浦一帶燒壞的房屋現在還保存着淒慘靜寂的殘骸，但是虹口一帶已經找不出戰跡。在這裏，生命是被尊敬，由於法律，由於道德，由於宗教，更由於良心，別人的生命是不許侵犯的，同時自己的生命，也受別人同樣的待遇，這樣，自己的醫學方才也受尊敬。

「啊！我還活着，居然還活着……」

他喝着酒巴間的酒，頭靠在壁上，聽角上兩個上等兵的爭論，當作是遠處的風雨，毫不關心，只是細細地耽想。

戰死者在疆場裏捨了命，這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死了以後，同胞不是十分尊敬他的消滅的生命嗎？

不錯，是這樣的，但是他們總不能在席上用紅漆盤子(註)再飲酒進膳，也不能再在晚上的歡樂街裏遊蕩，總之，他們不能娛樂私的生命。

環境從戰場變換到熱鬧街頭以後，大概是用不到和戰場妥協的緣故，近藤一等兵又恢復近藤醫學士的習性。他很想追究這種問題，但是他在追究以前，立刻知道，這是一種沒有絕對的解決點的問題，解決只有採用適應各時代各社會狀況的方針，總之，這個問題是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蒂主義三條路的分歧點。

(註) 日人膳食，常以紅漆盤子盛飯肴而進。



他低着頭，閉着眼，開始能够回想，他是在一個極大的生命暴風雨中通過來的，他感覺……忽然自覺……復活起來，害怕起來了。

平尾格達格達地乾杯，一面聽旁邊桌上三個非軍人談話：一個是領事館員，其餘兩個是今天剛從長崎趁連絡船來的商人，他們請託幾個親戚朋友，向領事館員寫了介紹信，企圖來發財，今天晚上就想談出一個結果。

虹口一帶居住的中國人都退出以後，全是空屋；從日本來的商人獲得領事館的許可，就得在佔領區域內的空屋裏開自己的店舖，他們兩個也是因此而來的，不但是他們，大阪以西的商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趁連絡船到上海來，虹口的日本商店每天增加；隨着日本出產的一切生活資料也像洪水似的流進來。上海的武力鬥爭已經宣告終結，本來是……不待戰爭的結束，現在又開始有利的經濟鬥爭。這兩個商人今天下午走遍街頭，找尋合式的房子，找到的當然是中國人的房子，並且裏面還留着許多傢具……。

領事館員說一段插話，昨天有一個中國人，拜訪剛開新店的日本人，說這裏的店舖是他的，日本人回答：「你說什麼？這裏是佔領區域，虹口一帶的一切建築，都在日本軍管理之下……」可憐的中國人再三回首悄然地去了。

聽到這段話，平尾忽然對於戰敗國民的可憐，想一掬同情之淚；從前在戰場裏抱着孩子倒在堤

下的女人，抱着母親的屍體號淘大哭的女人，以及一切慘澹的情形，又重新在他的記憶裏回復過來。他放下酒杯立起來，走到坐在櫃台裏的女管事旁，想和她高談闊論。

西本願寺分院及其他地方安置着的遺骨，從各地的戰線集合起來的，差不多有若干萬具，每只船載四百五十具的話，西澤部隊的遺骨起碼在四月裏方才可以載回日本去。

片山從軍僧聽到這話，覺得在上海等到四月裏是不行的，決定再回到本來的部隊去，同時平尾和近藤也找出許多函件和慰問袋，他們就一同在一月十二日的早晨從北站出發，趁貨物列車回到南京去了。



第三十章

餘話



回到前線以後，聽見的又全是血腥氣的話。

前天午後，到城外去購買蔬菜的兩個兵士失蹤了，於是昨天早晨就分派五十個兵士，到他們去的一帶地方，挨戶像捉蚤似的仔細地搜索。

在一家裏，發現兵士確曾帶在身上的香烟盒子拋在垃圾堆裏。推測起來，他們一定是被殺了以後，拋在池裏了。

兵士們立刻把住在這裏附近民房的中國人全部帶去，威脅他們，倘使不招供是那一個殺的，全部都要殺死。犯人是五個男子，當然，他們就在這地方被處決了。

笠原說明行刑的情形：

「這簡直好像一只皮球放在水裏，用棒亂打的光景。發出嘸嘸的聲音，并且……熱氣奔騰。」

中橋翻譯昨天午後想要一條圍巾，跑到一家西裝店的二樓，二樓已經經過搶劫，找不出一疋布，裁縫桌子的旁邊，有兩個年輕的女人赤裸裸地死着，鉛皮的插窗半掩着，房子裏很暗，地板上屍體顯出白色的肌膚。一個女人的乳房好像挖去似的，被貓吃了一塊，翻譯拿她們的衣服掩蓋在屍體上面。

「這個女人一定有孩子，因為乳臭，所以被貓吃了。」

他說了這句，在地板上吐一口唾沫。

部隊好像要移動了，攜帶的食糧都順次地配給下來，乾麵包、乾醬、生米。團部的大行李都已開始

打包，兵士們因爲長時間的休養，感覺無聊；但是決定移動以後，又想在南京安心地多玩幾天。  
這次到什麼地方去，又是誰也不知道。

未死的兵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著者 石川達三

譯者 白木

插繪者 汪子正

發行者 雜誌社

上海山東路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17  
11-123

70047

102623

實價一角五分